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近世社會齷齪史 自敘

宣統二年（1910） 吾人幼而讀書，長而入世，而所讀之書，終不能達於用，不得已，乃思立言以自表，抑亦大可哀已。況乎所謂言者，於理學則無關於性命，於實學則無補於經濟，技僅雕蟲，談恣捫蝨，俯仰人前，不自顏汗。嗚呼！是豈吾讀書識字之初心也哉。

雖然，落拓極而牢騷起，抑鬱發而叱咤生，窮愁著書，寧自我始？夫呵風雲，撼山嶽，奪魂魄，泣鬼神，此雄夫之文也，吾病不能。至若態蟲魚，評月露，寫幽恨，寄纏綿，此兒女之文也，吾又不屑。然而憤世嫉憚之念，積而愈深，即矻愚訂頑之心，久而彌切，始學為嬉笑怒罵之文，竊自儕於譏諷之列。猶幸文章知己，海內有人，一紙既出，則傳鈔傳誦者，雖經年累月，猶不以陳腐割愛，於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。愛我者謂零金碎玉，散置可惜，斷簡殘編，掇拾匪易，蓋為連綴之文，使見者知所寶貴，得者便於收藏。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遺留乎？於是始學為章回小說。計自癸卯始業，以迄於今，垂七年矣，已脫稿者，如借譯稿以衍義之《電術奇談》（見橫濱《新小說》，已有單行本），如《恨海》（單行本），如《劫餘灰》（見《月月小說》，皆寫情小說也。）如《九命奇冤》（見橫濱《新小說》，已有單行本），如《發財秘訣》，如《上海游驂錄》（均見《月月小說》）。如《胡寶玉》（單行本），皆社會小說也。兼理想、科學、社會、政治而有之者，則為《新石頭記》（前見《南方報》近刻單行本）。其未脫稿者不與焉，短篇零拾亦不與焉。嗟夫！以二千五百餘日之精神歲月，置於此詹詹小言之中，自視亦大愚矣。竊幸出版以來，咸為閱者所首肯，頗不寂寞。然如是種種，皆一時興到之作，初無容心於其間。惟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一書，部分百回，都凡五十萬言，借一人為總機杼，寫社會種種怪狀，皆二十年前所親見親聞者，慘淡經營，歷七年而猶未盡殺青，蓋雖陸續付印，已達八十回，餘二十回稿雖脫而尚待討論也。春日初長，兩窗偶暇，檢閱稿末，不結之結。二十年之事跡已終，念後乎此二十年之怪狀，其甚於前二十年者，何可勝記？既有前作，胡勿賡續？此念才起，即覺魑魅魍魎，佈滿目前；牛鬼蛇神，紛擾腦際。入諸記載，當成大觀。於是略彩近十年見聞之怪劇，支配先後，分別棄取，變易筆法（前書係自記體，此易為傳記體），釐定顯晦，日課如乾字，以與喜讀吾書者，再結一翰墨因緣。